

# 卷十四

書名 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慶長十七年本國  
 寺活字印本  
 撰者 元 釋念常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釋家 史傳  
 索書號 貴重- 62  
 編號 C6553700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七佛偈

毗遮佛過去莊嚴劫第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

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

利刹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

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

足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莊嚴劫第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553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62

漢籍善本文全影像資料庫文本佛祖歷代通載二十二卷 慶長十七年本國寺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吳郡步顯鄉刊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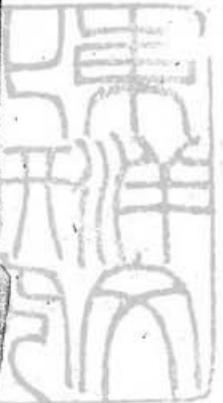
154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癸卯

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暉諸孫百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位後用元載為

相而黜李泌及誅元載復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肉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

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

禁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

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

大師請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

難屢逼帝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

陪力

筮主

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陪群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筮辱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奮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鶴臚卿

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槐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荆山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

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

丙午 改大曆元年

設蘭盆迎帝座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七月始作盂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木案已下七聖位備鑿輦建巨播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大廟迎入內道場饒吹鼓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禁導從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大廟二宮生靈芝帝賦詩羨之百僚皆屬和

丁未

○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金和止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

杜相  
法問

念亦不立也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鴣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

杜相  
起論  
信

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  
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從理  
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  
契解脫去答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  
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  
識心見性答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  
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  
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沈不浮無  
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

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  
悅嘗有詩云長願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辭  
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梨  
剃須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杜相  
依沙  
門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  
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  
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剔髮須服僧衣  
遂與宋朝王文正公且肖焉雖文正公巨德元  
勲完名高節卓冠名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  
然莫年付囑諸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

通華十四  
折文公談苑著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尔現成奈何人自棄昧往往終身役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戊申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暍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躰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

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負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負教於京都詵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躰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絲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

龍身觀  
爲夢

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奮疏未盡經旨唯賢者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允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初爲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衣白山人見之帝

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筭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曰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筭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筭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幾少山人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曰卻是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答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



懵

莫孔

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筭不解筭陛下何處得此懵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爲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

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諡木覺禪師

已酉

牛頭慧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

禪宗  
布薩

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  
 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  
 提道場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錫樹掛衣藤無故枯  
 死師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  
 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且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  
 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云西域大耳三藏  
 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  
 慧忠試驗忠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女  
 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王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  
 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獼孫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

庚戌

處王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  
 忠第三問語亦如前王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王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  
 候子此黃蘗蓮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  
 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學人相似語言  
 以為禪道者凡貶剝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  
 呼世謂學不躡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  
 死者其可以躡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  
 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銜華虎狼給

躡力

侍者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中神播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奮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木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秘密大寂定門木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壺子

摠知

摠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木廣智王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

迄許吉

祥安卧而寂闇維頂骨不壞中舍舍利光彩奪目  
 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  
 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  
 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  
 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内加開府  
 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  
 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減度于京師大興  
 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  
 智三藏和上茶毗日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

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  
 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奮居寺院和上性  
 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獨立邈蕩蕩其無  
 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  
 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  
 埵親於毗盧遮那佛前受輸伽最上乘義後數百  
 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  
 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上  
 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摧

摧訖

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  
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  
較然温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  
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  
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  
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  
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八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  
暑未嘗有傾歌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  
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

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  
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  
今見几杖光儀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  
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  
昔在廣成軒若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  
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  
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  
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  
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奮庭之  
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

爲碣傳之大都

辛亥  
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闕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七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縷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竒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

寺壇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顯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綜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鄉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兗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

兗  
展以

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出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湯湯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窪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

窪  
瓜鳥

州王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慧可大師摠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

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澄後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慧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紓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霽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太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煖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

中  
去  
聲



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  
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  
喪，至善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  
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道禪師三  
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  
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  
於世間。淡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  
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  
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  
公以傳弘忍，忍傳慧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

於戲  
音鳥呼

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  
正，正公之廓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  
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藉侔盛於戲微禪師，  
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  
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  
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布蒼徐孟  
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  
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  
撰慧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  
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

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滯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送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禁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壬子

魯郡公顏真鄉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閩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

壺  
本若

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慧  
 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  
 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木亮道  
 賓亮傳雲十道岸超慧澄澄傳慧欽皆口相授受  
 臻於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  
 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  
 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  
 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  
 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  
 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

冲  
中持

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  
 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  
 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  
 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  
 寺北剏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  
 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  
 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  
 者三年真鄉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  
 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臺基局儼然軒陛摧圯  
 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

七月真鄉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慧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

於  
烏音

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鄉張廷臯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像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羨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

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剎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蔚興，肅乎渡海，淨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年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甲寅

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刃梯，與沙門角法。有言兩街選僧，剋日較勝負。沙門崇慧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呪，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上，命慧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

李源訪真

橙

持陵

嚙

極虛

斜

音耶

傷慧承勝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慧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藏。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慧林即源舊第也。父橙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嚙。終日偶相率游，我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逕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

三生石詩

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奮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

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慧林至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乙卯

國師慧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

會麼帝曰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舫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

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怕殺此奴

丁巳  
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

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為佛祠初帝  
未知重佛每從容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  
應帝意向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  
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  
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戊午 ○米斗三文 ○猫鼠同乳

已未 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慧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  
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

某甲不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關  
梨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  
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  
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  
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宗門中請  
師舉唱荅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銜華  
綠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庚申

始定  
二稅

德宗迨改年建中

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禱瑞放  
馴象出宮女用盧杞為相致朱

泚之乱幸奉天壽六十四崩葬崇陵在位二  
十五年○立誦為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千臂  
文殊

沙門慧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藏不空  
 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  
 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  
 正月一日於薦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慧超  
 授大乘瑜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  
 佛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秘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  
 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經于八載至開元  
 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日聞奏開元聖上皇  
 於薦福御道場內至五月五日奏詔譯經卯時焚  
 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演梵本慧超筆授大乘瑜

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才  
 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元  
 竺阿闍梨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令送此  
 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  
 寶覺阿闍梨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  
 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  
 教喻伽心地秘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  
 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  
 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慧超  
 重與抄寫出一切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秘密金剛



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秘義諸佛出世應物  
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  
赴必藉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  
瑜伽要秘法門窮理微妙身口意業用智修持戒  
定惠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為首乘般若舟  
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苑伽聖覺無方神  
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  
為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之山導引  
群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奇特現光現  
相人皆發明正智為利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

提也

壬戌

癸亥

甲子  
八五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稅間架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

驟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

錢債也

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  
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  
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  
者有雲霄意乎瓚咤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為動瓚久之見泌立侯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  
 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  
 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  
 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頤  
 凝坐略不以介意使者歎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  
 事帝咨羨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兀然  
 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甜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  
 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  
 逢飯但知嚙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

嚙力之

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  
 乃知焉不是癡鈍本躰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  
 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  
 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  
 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  
 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  
 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揅將功  
 用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  
 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

揅力

台宗  
荆溪

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夜月  
為鈞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  
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尔  
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謂其徒曰大道無方無躰生  
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  
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  
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熱  
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

而已尔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  
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  
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  
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  
生高位崇名屈躰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  
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

乙丑  
改貞元

丙寅  
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  
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

止觀  
統例

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躰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曠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

圓為實為無任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弥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違壽載恒沙而不有復

壽尊音

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

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

醯馨  
爽

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闊遼曩與凡境杳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

澐  
莫朗

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  
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噫去聖  
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  
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窞有膠於文句不敢  
動者有流於澐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  
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  
貌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傲於鬼神  
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  
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  
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  
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  
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  
又其次曰南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  
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  
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  
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  
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  
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



禁敷文 眯莫禮

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獲校楛足也禁句為之斂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

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  
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尔

戊辰

代宗  
御序

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代宗皇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為菩薩說歷劫

液亦音

曠遠真偈寂寥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寄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讚言天垂寶華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眾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

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又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蜀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利書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

北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  
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滿字以貞元四  
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  
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  
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  
聞寔爲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  
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  
馬氏容兒豐偉半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  
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迂臨川次南康

所至聚徒說法荆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  
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  
達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  
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  
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  
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  
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  
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  
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允所  
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

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  
 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  
 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  
 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  
 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洄壑平坦顧  
 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  
 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  
 宗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  
 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泐  
音勒

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  
 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  
 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  
 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慧  
 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女寶藏一切具  
 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  
 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  
 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眾曰  
 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

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閨顯著說法  
波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庚午 ○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  
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  
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  
戒大曆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  
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  
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  
菩提煩惱名異躰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躰離斷

契參同

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  
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  
其唯聖人乎還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  
緣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  
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  
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  
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

鹹醕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癸酉

丙子

○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也

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蜀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

至即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輸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關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拈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舍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躡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

兢  
音  
於  
他  
歷

郢以井

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爲南康王韋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

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闕脉三十餘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己卯

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

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  
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刹以相含流聲光  
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大和聖文掩於  
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憂垂天真以性  
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  
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  
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  
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  
莫焚萬法之門皆入真三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  
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  
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  
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  
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  
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真一  
心於無心即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  
羅法身影落心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  
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  
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  
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南方盡南矣益我為  
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



黷徒

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  
 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  
 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  
 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已  
 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  
 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  
 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  
 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拜稽首  
 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  
 之

踵  
主勇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堯佐製其碑曰  
 大師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奮勲前烈垂休積慶  
 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  
 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  
 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躰識深靜風度  
 端敏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  
 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堯言  
 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羨臨壇持法垂五十年  
 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  
 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祇

蠡里

景影音

受既而悉歸精舍頌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  
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  
鑽研首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  
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  
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  
應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  
不足駭也六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  
朔凌雲精舍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迷近  
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超風望  
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

至大林精廬泮法刃然慧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  
其縛道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  
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  
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  
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  
卿故丞相趙公憬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待  
郎楊公於陵爲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  
人泮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  
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

庚辰

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為川  
瀆然則田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  
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  
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膈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  
之地及問其住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  
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  
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訟泝雖云云自彼而  
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  
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離乎履寫嵐  
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烟雨初霽山

臊蘇

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  
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淨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顯氣絕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臊穢乎不得而然  
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  
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  
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  
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生宜春  
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  
南嶽雲峯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  
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

辛巳

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  
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  
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  
忻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  
則冠其位凡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  
十七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年  
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淨  
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允蒞事五十年  
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

髻

糸音

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  
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  
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  
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  
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  
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  
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  
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  
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知未始來沒而

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魏而郭世德有奕從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關丕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壬午 ○雪下一文 ○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癸未

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爲沙門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以爲儀乃以陸爲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天寶中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覓佻陋口吃而辨止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苎翁闔門著書召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

佻  
他活

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突間祀之爲茶神初闕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

紇下  
設

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鄉宜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前季鄉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鄉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漸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

百侍  
郎八侍  
漸偈

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覺惟真常在為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定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死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遺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通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首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

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

貌墨角

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機不動寂余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勅謚凝寂大師真際之塔

濬恩開

造去聲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濬上人歸淮南序曰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



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弥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於生雲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錢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

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甲申

南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

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

蒞  
利音

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允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岩巒。殿舍宏大。廊廡脩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允南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脩。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被去聲

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干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群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音。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枝。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以敷。如水斯壅。流

斷竹角

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俛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架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怕寂縱而不傲在捨怕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兒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慮薦茲石

乙酉

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礼清涼為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隸壽四十六

崩成寧殿薨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肅臯薨臯初生厥父飯僧

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臯為之記略曰頭圍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羨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為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离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

鸚鵡舍利記

通車十四  
四一  
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持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

上  
下  
是掌去聲

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實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實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篳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白將西歸乎為爾擊磬尔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

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烟尔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銜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盡于辭

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爲憲宗初順

帝問  
法於  
佛光

宗嘗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休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滿復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

帝問  
清涼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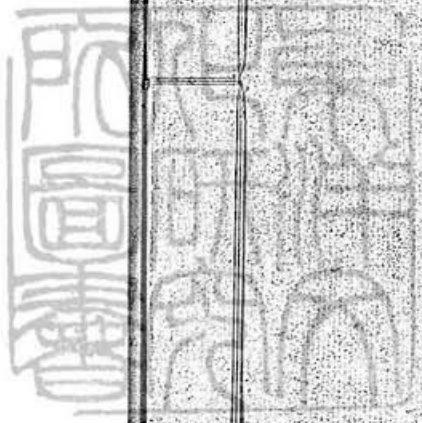
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略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指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啓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比丘一清書

東洋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